

三侠武义

第二十七回 摇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

且说包公听见包兴说在阴司地府，便厉声道：“你这狗才，竟敢胡说！”包兴道：“小人如何敢胡说。只因小人去过，才知道的。”包公问道：“你几时去过？”包兴便将白家堡为游仙枕害了他表弟李克明，后来将此枕当堂呈缴，因相爷在三星镇歇马，小人就偷试此枕，到了阴阳宝殿，说小人冒充星主之名，被神赶了回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包公听了“星主”二字，便想起：“当初审乌盆，后来又又在玉宸宫审鬼冤魂，皆称我为星主。如此看来，竟有此意思。”便问：“此枕现在何处？”包兴道：“小人收藏。”连忙退出。不多时，将此枕捧来。包公见封固甚严，便叫：“打开我看。”包兴打开，双手捧至面前。包公细看了一回，仿佛一块朽木，上面有蝌蚪文字，却也不甚分明。包公看了，也不说用，也不说不用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包兴早已心领神会，捧了仙枕，来到里面屋内，将帐钩挂起，把仙枕安放周正，回身出来，又递了一杯茶。包公坐了多时，便立起身来。包兴连忙执灯，引至屋内。包公见帐钩挂起，游仙枕已安放周正，暗暗合了心意，便上床和衣而卧。包兴放下帐子，将灯移出，寂寂无声，在外伺候。

包公虽然安歇，无奈心中有事，再也睡不着，不由翻身向里。头刚着枕，只觉自己在丹墀之上，见下面有二青衣牵

着一匹黑马，鞍辔俱是黑的。忽听青衣说道：“请星主上马。”包公便上了马，一抖丝缰。谁知此马迅速如飞，耳内只听风响。又见所过之地，俱是昏昏惨惨，虽然暗暗，瞧得却又真切。只见前面有座城池，双门紧闭，那马竟奔城门而来。包公心内着急，说是不好，必要碰上。一转瞬间，城门已过，进了个极大的衙门。到了丹墀，那马便不动了。只见有二个红、黑判官迎出来，说道：“星主升堂。”包公便下了马，步上丹墀，见大堂之上有匾，大书“阴阳宝殿”四字，又见公位桌椅等项俱是黑的。包公不暇细看，便入公座。只听红判官道：“星主必是为阴错阳差之事而来。”便递过一本册子。包公打开看时，上面却无一字。才待要问。只见黑判官将册子拿起，翻上数篇，便放在公案之上。包公仔细看时，只见上面写着恭恭正正八句粗话，起首云：“原是丑与寅，用了卯与辰。上司多误事，因此错还魂。若要明此事，井中古镜存。临时滴血照，磕破中指痕。”当下包公看了，并无别的字迹。刚然要问，两判官拿了册子而去，那黑马也没有了。

包公一急，忽然惊醒了，叫人。包兴连忙移灯近前。包公问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包兴回道：“方交三鼓。”包公道：“取杯茶来。”忽见李才进来，禀道：“公孙主簿求见。”包公便下了床，包兴打帘，来至外面。只见公孙策参见，道：“范生之病，晚生已将他医好。”包公听了大悦，道：“先生用何方医治好的？”公孙回道：“用五木汤。”包公道：“何为五木汤？”公孙道：“用桑、榆、桃、槐、柳五木熬汤，放在浴盆之内，将他搭在盆上趁热烫洗；然后用被盖严，上露着面目，通身见汗为度。他的积痰阙血化开，心内便觉明

白，现在惟有软弱而已。”包公听了，赞道：“先生真妙手奇方也！即烦先生，好好将他调理便了。”公孙领命，退出。

包兴递上茶来。包公便叫他进内取那面古镜，又叫李才传外班在二堂伺候。包兴将镜取来。包公升了二堂，立刻将屈申并白氏带至二堂。此时包兴已将照胆镜悬挂起来，包公叫他二人分男左女右，将中指磕破，把血滴在镜上，叫他们自己来照。屈申听了，咬破右手中指，以为不是自己指头，也不心疼，将血滴在镜上。白氏到了此时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将左手中指咬破些须，把血也滴在镜上。只见血到镜面，滴溜溜乱转，将云翳俱各赶开，霎时光芒四射，照得二堂之上，人人二目难睁，个个心胆俱冷。包公吩咐男女二人，对镜细看。二人及至看时，一个是上吊，一个是被勒，正是那气堵咽喉、万箭攒心之时，那一番的难受，不觉气闷神昏，登时一齐跌倒。但见宝镜光芒渐收，众人打了个冷战，却仍是古镜一面。包公吩咐将古镜、游仙枕并古今盆，俱各交包兴好好收藏。再看他二人时，屈申动手动脚的，猛然把眼一睁，说道：“好李保呀！你偷我四百两银子，我和你要定咧！”说着话，他便自己上下瞧了瞧。想了多时，忽把自己下巴一摸，欢喜道：“唔！是咧，是咧，这可是我咧！”便向上叩头：“求大人与我判判。银子是四百两呢，不是玩的咧！”此时白氏已经苏醒过来，便觉羞容凄惨。包公吩咐将屈申交与外班房，将白氏交内茶房婆子好生看待。包公退堂，歇息。

至次日清晨起来，先叫包兴：“问问公孙先生，范生可以行动么？”去不多时，公孙便带领范生慢慢而来。到了书

房，向前参见。叩谢大人再造之恩。包公连忙拦阻，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”看他形容虽然憔悴，却不是先前疯颠之状。包公大喜，吩咐看座。公孙策与范生俱告了坐。略述梗概。又告诉他妻子无恙，只管放心调养，叫他无事时将场内文字抄录出来，“待本阁具本题奏，保你不失状元就是了。”范生听了，更加欢喜，深深地谢了。包公又嘱咐公孙，好好将他调理。二人辞了包公，出外面去了。

只见王朝、马汉进来，禀道：“葛登云今已拿到。”包公立刻升堂讯问。葛登云仗着势力人情，自己又是侯爷，就是满招了，谅包公也无可奈何。他便气昂昂的一招认，毫无推辞。包公叫他画了招。相爷登时把黑脸沉下来，好不怕人，说了声，“请御刑！”王、马、张、赵早已请示明白了，请到御刑，抖去龙褂，却是虎头铡。此铡乃初次用，想不到拿葛登云开了张了。此时葛贼已经面如土色，后悔不来，竟死于铡下。又换狗头铡，将李保铡了。葛寿定了斩监候；李保之妻李氏定了绞监候；叶道士盗尸，发往陕西延安府弃军；屈申、屈良当堂将银领去，因屈申贪便宜换驴，即将他的花驴入官。黑驴伸冤有功，奉官喂养。范生同定白氏玉莲当堂叩谢了包公，同白雄一齐到八宝村居住，养息身体，再行听旨。至于范生与儿子相会，白氏与母亲见面，自有一番悲痛欢喜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包公完结此案，次日即具摺奏明，威烈侯葛登云作恶多端，已请御刑处死。并声明新科状元范仲禹因场后探亲，遭此冤枉，现今病未痊愈，恳恩展限十日，着一体金殿传觚、恩赐琼林筵宴。仁宗天子看了摺子，甚是欢喜，深嘉包公秉正除奸，俱各批了依议。又有个夹片，乃是御前四品

带刀护卫展昭因回籍祭祖，告假两个月，圣上也准了他的假。凡是包公所奏的，圣上无有不依从。真是君正臣良，太平景象。

且说南侠展爷既已告下假来，他便要起身。公孙策等给他饯行，又留住几日，才束装出了城门，到了幽僻之处，依然改作武生打扮，直奔常州府武进县遇杰村而来。到了门前，刚然击户，听得老仆在内说道：“我这门从无人敲打的。我不欠人家帐目，又不与人通来往，是谁这等敲门呢？”及至将门开放，见了展爷，他又道：“原来大官人回来了。一去就不想回来，也不管家中事体如何，只管叫老奴经理，将来老奴要来不及了，那可怎么样呢？哎哟！又添了浇裹了。又是跟人，又是两匹马，要买去也得一百五六十两银子。连人带牲口，这一天也耗费好些呢。”唠唠叨叨，聒絮不休。南侠也不理他，一来念他年老；二来爱他忠义持家；三来他说的句句皆是好话，又难以驳他。只得拿话岔他，说道：“房门可曾开着么？”老仆道：“自官人去后，又无人来，开着门预备谁住呢？老奴怕的丢了东西，莫若把他锁上，老奴也好放心。如今官人回来了，说不得书房又要开了。”又向伴当道：“你年轻，腿脚灵便，随我进去取出钥匙，省得我奔波。”说着话，往里面去了。伴当随进，取出钥匙，开了书房，只见灰尘满室，积土多厚。伴当连忙打扫，安放行囊。

展爷刚然坐下，又见展忠端了一碗热茶来。展爷吩咐伴当接过来，口内说道：“你也歇歇去罢。”原是怕他说话的意思。谁知展忠说道：“老奴不乏。”又说道：“官人也该务些正事了。每日在外闲游，又无日期归来，耽误了多少事

体。前月开封府包大人那里打发人来请官人，又是礼物，又是聘金。老奴答言官人不在家，不肯收礼。那人哪里肯依，他将礼物放下，他就走了。还有书子一封。”说罢，从怀中掏出，递过去道：“官人看看，作何主意？俗语说的好：‘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’也该奋志才是。”南侠也不答言，接过书来拆开，看了一遍，道：“你如今放心罢，我已经在开封府作了四品的武职官了。”展忠道：“官人又来说谎了，作官如何还是这等服色呢？”展爷闻听，道：“你不信，看我包袱内的衣服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只因我得了官，如今特特地告假回家祭祖。明日预备祭礼，到坟前一拜。”此时伴当已将包袱打开。展忠看了，果有四品武职服色，不觉欢喜非常，笑嘻嘻道：“大官人真个作了官了，待老奴与官人叩喜头。”展爷连忙搀住，道：“你乃是有年纪这人，不要多礼。”展忠道：“官人既然作了官。从此要早毕婚姻，成家立业要紧。”南侠趁机道：“我也是如此想。前在杭州有个朋友，曾提过门亲事，过了明日，后日我还要往杭州前去联姻呢。”展忠听了，道：“如此甚好，老奴且备办祭礼去了。”他就欢天喜地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便有多少乡亲邻里前来贺喜帮忙，往坟上搬运祭礼。及至展爷换了四品服色，骑了高头大马到坟前，便见男女老少俱是看热闹的乡党。展爷连忙下马步行，伴当接鞭，牵马在后随行。这些人看见展爷衣冠鲜明，像貌雄壮，而且知礼，谁不羡慕，谁不欢喜。

你道如何有许多人呢？只因昨日展忠办祭礼去了，乐得他在路途上逢人便说，遇人便讲，说：“我们官人作了皇家四品带刀的御前侍卫了，如今告假回家祭祖。”因此一传

十，十传百，所以聚集多人。

且说展爷到了坟上，展拜已毕，又细细周围看视了一番，见坟冢树木俱各收拾齐整，益信老仆的忠义持家。留恋多时，方转身乘马回去，便吩咐伴当帮着展忠，张罗这些帮忙乡亲。展爷回家后，又出来与众人道乏。一个个张口结舌，竟有想不出说什么话来的，也有见过世面的。展老爷长、展老爷短，尊敬个不了。

展爷在家一天，倒觉的分心劳神，定于次日起身上杭州，叫伴当收拾行李。到第二日，将马扣备停当，又嘱托了义仆一番，出门上马，径奔杭州而来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

且说展爷他哪里是为联姻。皆因游过西湖一次，他时刻在念，不能去怀，因此谎言，特为赏玩西湖的景致，这也是他性之所爱。一日，来至杭州，离西湖不远，将从者马匹寄在五柳居，他便慢慢步行至断桥亭上，徘徊瞻眺，真令人心旷神怡。正在畅快之际，忽见那边堤岸上有一老者将衣楼起，把头一蒙，纵身跳入水内。展爷见了，不觉失声道：“哎哟！不好了，有人投了水了！”自己又不会水，急得他在亭上搓手跺脚，无法可施。猛然见有一只小小渔舟，犹如弩箭一般，飞也似赶来。到了老儿落水之处，一个少年渔郎把身体向水中一顺，仿佛把水刺开的一般，虽有声息，却不咕咚。展爷看了，便知此人水势精通，不由地凝眸注视。不多时，见少年渔郎将老者托起身子，浮于水面，荡悠悠径奔岸边而来。展爷满心欢喜，下了亭子，绕在那边堤岸之上。见少年渔郎将老者两足高高提起，头向下，控出多少水来。展爷且不看老者性命如何，他细细端详渔郎，见他年纪不过二旬光景，英华满面，气度不凡，心中暗暗称羨。又见少年渔郎将老者扶起，盘上双膝，在对面慢慢唤道：“老丈醒来，老丈醒来。”此时展爷方看老者，见他白发苍髯，形容枯瘦，半日，方哼了一声，又吐了好些清水。哎哟了一声，苏醒过来，微微把眼一睁，道：“你这人好生多事，为

何将我救活？我是活不得的人了。”

此时已聚集许多看热闹之人，听老者之言，俱各道：“这老头子竟如此无礼，人家把他救活了，他倒抱怨。”只见渔郎儿并不动气，反笑嘻嘻地道：“老丈不要如此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是人呢！有什么委曲。何不对小可说明！倘若真不可活，不妨我再把你送下水去。”旁人听了，俱悄悄道：“只怕难罢！你既将他救活，谁又眼睁睁地瞅着，容你把他又淹死呢？”只听老者道：“小老儿姓周名增，原在中天竺开了一座茶楼。只因三年前冬天大雪，忽然我铺子门口卧倒一人。是我慈心一动，叫伙计们将他抬到屋中，暖被盖好，又与他热姜汤一碗。他便苏醒过来，自言姓郑名新，父母俱亡，又无兄弟。因家业破落，前来投亲，偏又不遇。一来肚内无食，遭此大雪，故此卧倒。老汉见他说得可怜，便将他留在铺中，慢慢地将养好了。谁知他又会写，又会算，在柜上帮着我办理，颇觉殷勤。也是老汉一时错了主意，老汉有个女儿，就将他招赘为婿，料理买卖颇好。不料去年我女儿死了，又续娶了王家姑娘，就不像先前光景，也还罢了。后来因为收拾门面，郑新便向我说：‘女婿有半子之劳。惟恐将来别人不服，何不将‘周’字改个‘郑’字，将来也免得人家讹赖。’老汉一想，也可以使得，就将周家茶楼改为郑家茶楼。谁知自改了字号之后，他们便不把我看在眼内了。一来二去，言语中渐渐露出说老汉白吃他们，他们倒养活我，是我赖他们了。一闻此言，便与他纷争。无奈他夫妻二人口出不逊，就以周家卖给郑家为题，说老汉讹了他。因此老汉气忿不过，在本处仁和县将他告了一状。他又在县内打点通了，反将小老儿打了二十大板，逐出境外。渔

哥你想，似此还有个活头儿么？不如死了，在阴司把他再告下来，出出这口气。”渔郎听罢笑了，道：“老丈，你错打了算盘了。一个人既断了气，如何还能出出气呢？再者他有钱使得鬼推磨，难道他阴司就不会打么？依我倒有个主意，莫若活着和他赌气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周老道：“怎么和他赌气呢？”渔郎说：“再开个周家茶楼气气他，岂不好么？”周老者闻听，把眼一睁，道：“你还是把我推下水去。老汉衣不遮体，食不充饥，如何还能够开茶楼呢？你还是让我死了好。”渔郎笑道：“老丈不要着急。我问你，若要开这茶楼，可要用多少银两呢？”周老道：“纵省俭，也要耗费三百多银子。”渔郎道：“这不打紧。多了不能，这三四百银子，小可还可以巴结得来。”

展爷见渔郎说了此话，不由心中暗暗点头，道：“看这渔郎好大口气，竟能如此仗义疏财，真正难得。”连忙上前，对老丈道：“周老丈，你不要狐疑。如今渔哥既说此话，决不食言。你若不信，在下情愿作保，如何？”只见那渔郎将展爷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便道：“老丈，你可曾听见了，这位公子爷，谅也不是谎言的。咱们就定于明日午时，千万千万，在那边断桥亭子上等我，断断不可过了午时。”说话之时，又从腰内掏出五两一锭银子来，托于掌上，道：“老丈，这是银子一锭，你先拿去作为衣食之资。你身上衣服皆湿，难以行走。我那边船上有干净衣服，你且换下来，待等明日午刻，见了银两，再将衣服对换，岂不是好！”周老儿连连称谢不尽。那渔郎回身一点手，将小船唤至岸边，便取衣服，叫周老换了。把湿衣服抛在船上，一拱手道：“老丈请了。千万明日午时，不可错过！”将身一纵，跳上

小船，荡荡悠悠，摇向那边去了。周老攥定五两银子，向大众一揖，道：“多承众位看顾，小老儿告别了。”说罢，也就往北去了。

展爷悄悄跟在后面，见无人时，便叫道：“老丈明日午时，断断不可失信。倘那渔哥无银时，有我一面承管，准准地叫你重开茶楼便了。”周老回身作谢，道：“多承公子爷的错爱，明日小老儿再不敢失信的。”展爷道：“这便才是。请了！”急回身，径奔五柳居而来，见了从人，叫他连马匹俱各回店安歇。“我因遇见知己邀请，今日不回去了。你明日午时在断桥亭接我。”从人连声答应。

展爷回身，直往中天竺，租下客寓，问明郑家楼，便去踏看门户路径。走不多路，但见楼房高耸，茶幌飘扬。来至切近，见匾额上字，一边是“兴隆斋”，一边是“郑家楼”。展爷便进了茶铺，只见柜堂竹椅上坐着一人，头戴摺巾，身穿华氅，一手扶住膝盖，一手搭在柜上。又往脸上一看，却是形容瘦弱，尖嘴缩腮，一对眯缝眼，两个扎煞耳朵。他见展爷瞧他，他便连忙站起执手，道：“爷上欲吃茶，请登楼，又清净，又豁亮。”展爷一执手，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便手扶栏杆，慢登楼梯。来至楼上一望，见一溜五间楼房，甚是宽敞，拣了座儿坐下。

茶博士过来，用代手擦抹桌面。且不问茶问酒，先向那边端了一个方盘，上边蒙着纱罩。打开看时，却是四碟小巧茶果，四碟精致小菜，极其齐整干净。安放已毕，方问道：“爷是吃茶？是饮酒？还是会客呢？”展爷道：“却不会客，是我要吃杯茶。”茶博士闻听，同那边摘下个水牌来，递给展爷道：“请爷吩咐，吃什么茶？”展爷接过水牌，且不点

茶名，先问茶博士何名。茶博士道：“小人名字，无非是‘三槐’、‘四槐’，若遇客官喜欢，‘七槐’、‘八槐’都使得。”展爷道：“少了不好，多了不好，我就叫你‘六槐’罢。”茶博士道：“‘六槐’极好，是最合乎中的。”展爷又问道：“你东家姓什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姓郑。爷没看见门上匾额么？”展爷道：“我听见说，此楼原是姓周，为何姓郑呢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以先原是周家的，后来给了郑家了。”展爷道：“我听见说，周、郑二家还是亲戚呢。”茶博士道：“爷上知道底细。他们是翁婿，只因周家的姑娘没了，如今又续娶了。”展爷道：“续娶的可是王家的姑娘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何曾不是呢。”展爷道：“想是续娶的姑娘不好；但凡好么，如何他们翁婿会在仁和县打官司呢？”茶博士听至此，却不答言，惟有瞅着展爷而已。又听展爷道：“你们东家住于何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就在这后面五间楼上。此楼原是钩连搭十间，在当中隔开。这面五间作客房，那面五间作住房，差不多的都知道离住房很近，承赐顾者到了楼上，皆不肯胡言乱道。”展爷道：“这原是理当谨言。但不知他家内还有何人？”茶博士暗想道：“此位来是吃茶来咧？还是私访来咧？”只得答道：“家中并无多人，惟有东家夫妻二人，还有个丫环。”展爷道：“方才进门时，见柜前竹椅上坐的那人，就是你们东家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展爷道：“我看他满面红光，准要发财。”茶博士道：“多谢老爷吉言。”展爷方看水牌，点了雨前茶。茶博士接过水牌，仍挂在原处。

方待下楼去泡一壶雨前茶来，忽听楼梯响处，又上来一位武生公子，衣服鲜艳，相貌英华，在那边拣一座，却与展

爷斜对。茶博士不敢怠慢，显机灵，露熟识，便上前擦抹桌子，道：“公子爷一向总没来。想是公忙。”只听那武生道：“我却无事，此楼我是初次才来。”茶博士见言语有些不相合，也不言语，便向那边也端了一方盘，也用纱罩儿蒙着，依旧是八碟，安放妥当。那武生道：“我茶酒尚未用着，你先弄这个作什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是小人一点敬意。公子爷爱用不用，休要介怀。请问公子爷是吃茶？是饮酒？还是会客呢？”那武生道：“且自吃杯茶，我是不会客的。”茶博士便向那边摘下水牌来，递将过去。

忽听下边说道：“雨前茶泡好了。”茶博士道：“公子爷先请看水牌，小人与那位取茶去。”转身不多时，擎了一壶茶，一个盅子，拿至展爷那边，应酬了几句。回身又到武生桌前，问道：“公子爷吃什么茶？”那武生道：“雨前罢。”茶博士便吆喝道：“再泡一壶雨前来！”

刚要下楼，只听那武生唤道：“你这里来。”茶博士连忙上前，问道：“公子爷有什么吩咐？”那武生道：“我还没问你贵姓？”茶博士道：“承公子爷一问，足已够了，如何耽的起‘贵’字？小人姓李。”武生道：“大号呢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小人岂敢称大号呢，无非是‘三槐’、‘四槐’或‘七槐’、‘八槐’，爷们随意呼唤便了。”那武生道：“多了不可，少了也不妥，莫若就叫你‘六槐罢’。”茶博士道：“‘六槐’就是‘六槐’，总要公子爷合心。”说着话，他却回头望了望展爷。

又听那武生道：“你们东家原先不是姓周么？为何又改姓郑呢？”茶博士听了，心中纳闷：“怎么今日这二位吃茶，全是问这些呢？”他先望了望展爷，方对武生说道：“本是

周家的，如今给了郑家了。”那武生道：“周、郑两家原是亲戚，不拘谁给谁都使得。大约续娶的这位姑娘有些不好罢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公子爷如何知道这等详细？”那武生道：“我是测度。若是好的，他翁婿如何会打官司呢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是公子爷的明鉴。”口中虽如此说，他却望了望展爷。那武生道：“你们东家住在哪里？”茶博士暗道：“怪事！我莫若告诉他，省得再问。”便将后面还有五间楼房、并家中无有多人、只有一个丫环，合盘地全说出来。说完了，他却望了望展爷。那武生道：“方才我进门时，见你们东家满面红光，准要发财。”茶博士听了此言，更觉诧异，只得含糊答应，搭讪着下楼取茶。他却回头，狠狠地望了望展爷。

未知后文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

且说那边展爷自从那武生一上楼时，看去便觉熟识。后又听他与茶博士说了许多话，恰与自己问签的一一相对。细听声音，再看面庞，恰就是救周老的渔郎，心中踌躇道：“他既是武生，为何又是渔郎？”一壁思想，一壁擎杯，不觉出神，独自呆呆地看着那武生。忽见那武生立起，向着展爷一拱手，道：“尊兄请了。”展爷连忙放下茶杯，答礼道：“兄台请了。若不弃嫌，何不屈驾这边一叙？”那武生道：“既承雅爱，敢不领教。”于是过来，彼此一揖。展爷将前首座儿让与武生坐了，自己在对面相陪。

此时茶博士将茶取过来，见二人坐在一处，方才明白他两个敢是一路同来的，怨不得问的话语相同呢！笑嘻嘻将一壶雨前茶、一个茶杯也放在那边。那边八碟儿外敬，算他白安放了。刚然放下茶壶，只听武生道：“六槐，你将茶且放过一边。我们要上好的酒，拿两角来。菜蔬不必吩咐，只要应时配口的，拿来就是了。”六槐连忙答应，下楼去了。

那武生便问展爷道：“尊兄贵姓？仙乡何处？”展爷道：“小弟常州府武进县姓展名昭，字熊飞。”那武生道：“莫非新升四品带刀护卫、钦赐‘御猫’、人称南侠展老爷么？”展爷道：“惶恐，惶恐。岂敢，岂敢。请问兄台贵姓？”那武生道：“小弟松江府茉花村，姓丁名兆蕙。”展爷惊道

“莫非令兄名兆兰，人称为双侠丁二官人么？”丁二爷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，贱名何足挂齿。”展爷道：“久仰尊昆仲名誉，屡欲拜访。不意今日邂逅，实为万幸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家兄时常思念吾兄，原要上常州地面，未得其便。后来又听得吾兄荣升，因此不敢仰攀。不料今日在此幸遇，实慰渴想。”展爷道：“兄台再休提那封职，小弟其实不愿意。似你我弟兄疏散惯了，寻山觅水，何等的潇洒。今一旦为官羁绊，反觉心中不能畅快，实实出于不得已也。”丁二爷道：“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。吾兄何出此言？莫非言与心违么？”展爷道：“小弟从不撒谎。其中若非关碍着包相爷一番情意，弟早已挂冠远隐了。”说至此，茶博士将酒馔俱已摆上。丁二爷提壶斟酒，展爷回敬，彼此略为谦逊，饮酒畅叙。展爷便问：“丁二兄，如何有渔郎装束？”丁二爷笑道：“小弟奉母命上灵隐寺进香，行至湖畔，见此名山，对此名泉，一时技痒，因此改扮了渔郎，原为遣兴作耍，无意中救了周老，也是机缘凑巧。兄台休要见笑。”正说之间，忽见有个小童上得楼来，便道：“小人打量二官人必是在此，果然就在此间。”丁二爷道：“你来作什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方才大官人打发人来请二官人早些回去，现有书信一封。”丁二爷接过来看了，道：“你回去告诉他，我明日即回去。”略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叫他暂且等等罢。”展爷见他有事，连忙道：“吾兄有事，何不请去。难道以小弟当外人看待么？”丁二爷道：“其实也无什么事。既如此，暂告别。请吾兄明日午刻，千万到桥亭一会。”展爷道：“谨当从命。”丁二爷便将六槐叫来，道：“我们用了多少，俱在柜上算帐。”展爷也不谦逊，当面就作谢了。丁